

編輯者 政論社
社址：漢口會通路九十四號

零售四分

預半年四角五分

定全年八角郵費在內

政論

半月刊

第一卷第三期要目

短評(一則) 集體安全並不絕望
日本焦燥了
國際新形勢的爭論
論一三民主義民權革命
智識份子應改變方向
抗戰中的學校教育
關於文選(二則)
馬寅初等
中華民國二十七年二月五日

集體安全並不絕望

陶希聖

在十二月下旬，我曾提出一個問題。國際局面的發展，是集體安全的恢復與保障呢？還是集體安全破壞了，國際間將構成新的勢力均衡呢？在我看，國際新均勢的發展，有充分的可能性。反之，集體安全制的希望是很少的。一個月來，事實告訴我，這個推測是正確的。主張集體安全制的英俄兩大國，在行動上，在言論上，都證明集體安全制是破碎了。

集體安全制在未破以前，和已破以後，愛護和平的國家應有不同的作法。在未破以前，集體安全制對於侵略國是一個牽制。等到侵略國果真打破國際和平以後，倘若沒有保障集體安全制的義務的國家，不能運用實力來保障他，他只有破壞的一條路了。

說到保障集體安全制的實力，有經濟制裁與武力制裁兩種。經濟制裁在今日的世界，不獨意大利一國反對，德奧匈各國，北歐瑞典等七國，南非各國，南美各國，以及美國的資本家，都是反對的。英國的首相在去年十二月二十日告訴我們說：「破碎的國際不能保障集體安全，實行經濟制裁。」最近幾天，英國的外交當局說「英國不願主張煤油制裁，因此與美國的希望不合」。法國外交當局的話更是徹底，「經濟制裁甚至煤油制裁，連嘗試也可以不必。」這樣的情形，指示我們說保障集體安全制的經濟制裁是不可行的了。

武力制裁更做不到。英國外交當局在去年年底宣佈外交的原則是三條。第一條是尊寬和平解決的方法。第二條是當與友邦合作，（所謂友邦乃指那以不戰為國策

的美國。）第三條是以實力保持英國的領土。（復原的，日本並不攻擊英國的領土。）這是英國的外交政策，實力制裁是無限期保留起來的。至於俄國，不戰是確定的國策。不獨俄國聲明不戰，他在中國的代理人一月以來，改變其俄國出兵的宣傳，而不許人說俄國出兵。說俄國出兵的人，他們說是日本人漢奸或托派。從左派這種口氣，我們更可以斷定俄國不會用武力來保障集體安全的了。

保障集體安全的兩種手段，都不存在，集體安全的破壞是沒有問題的。雖然中國左派不許我們期待俄國，雖然我們早已斷定俄國不出兵參戰，我在今日要說出下面的話來。

如果英美法俄等國還要集體安全制存在或恢復，他們應乘國際開會的今日，以有效的方法制止日本的侵略。有效的方法并不必是作戰，但若英美俄之間能够取得進一步驟與態度，不要像以前那樣逃避責任，就是有效的方法的一個重要前提。

不過我還要預測一下。即令他們這樣做了，也並不就是集體安全制的發展。今後的大勢仍然是以英美法三國為軸心，緩和意國，拉住德國，以與日本作和平解決的嘗試。這樣的活動，即令俄國這隻大鱷不在北方當地裏吃菓子，也不過是國際均勢的尋求。集體安全沒有實力保障，是不會發展的。無論用什麼名詞都不相干，實際的事實仍然無法爭辯。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NANKING

日本焦燥了！

何茲全

中日戰爭進展到第二階段，日本焦燥了。當前的日本充分表現出手忙脚亂，進退維谷的樣子。京滬失陷後，敵人各路停兵不進，固然是作一種新的配置，也是無力再進。浙皖邊區淪陷給敵人的名城，先後克復，就是敵人的力有不逮。最近敵人傾全力打通津浦線，在津浦線作戰的部隊多是由滬杭晉冀抽調來的。集合各線敵人的力量只能攻擊一條交通線。交通線以外的城市我們雖無兵固守，敵人也不能佔領，這又證明了它的力量不足。反觀我國，國際上已由道德的同情進為實力的協助，政治方面適應戰時需要已逐漸合理化，新軍備的充實與增加，更是將來決戰時打擊敵人的大力量。這樣中日兩陣勢力的消長恰相反，中國抗戰的態度愈堅決日本的焦燥不安愈利害。當前的日本，看到中國的實力，看到國際的情勢，焦燥的快要發瘋，真知所措。

日本的焦燥，可由幾方面來證明，淞滬失守，首都會戰前，日本曾提議向中國解調，提出滅亡中國的和平條件，中國拒絕了。日本無可奈何，惱羞成怒，宣言否認代表整個中國的國民政府。這與甲乙二人打架，甲想不戰而勝，硬要乙叩頭服輸。乙不肯，表示要打儘管來打，甲惱了，否認乙的存在。事實上乙仍屹立不動，準備再打，筋疲力竭的甲不用更大的力量來打，不會達到否認對方或者征服對方的目的。這樣日本焦燥了。中日戰爭延長了大半年，中國沿海的幾個大都市都失陷。這些素稱為中國經濟中心的大都市失陷，並不能動搖中國的社會經濟。日本呢？靠着國外貿易維持生存的國家，在戰時，勞働者成了兵，製造日用品的工廠改造了

軍火。即是僅能生產的物品，在東亞失掉最大市場的中國，國際上處處抵制日貨，日本遇此窮途，怎能再以生產品贖錢購買自己必需的東西。中國的外匯平穩，法幣穩固，已足證明經濟力量充實。軍用品的配製購買，更增加無窮的抗戰力量。無怪日本外相廣田在議會中發表演說，認為其他國家以金錢及軍火供給中國，不求任何報酬，殊屬不可想像之事，在不可想像的狀態下，可見出日本的焦燥。像所謂親善使者石井在英談話公然恐嚇法國，他說法國加再允許中國山安南過境運送軍火，日本將轟炸海越鐵路。敵帥松井在上海談話，公然恐嚇英國，他說英國再繼續援助中國，日本不惜與英國衝突。廣田是外交家，話頭來得回滑，他說：「外國自中國政府所取得之權利，如第三國以金錢或以軍火供給中國政府，致增強其抗日力量，日本將根本拒絕承認之。」至於索稱急進派領袖內相木次的狂吠，更以驅除自種人勢力離開中國為戰爭對象了。儘管日本大言狂吠，肆意恐嚇中國和各國的關係日趨緊密而有力。這樣日本焦燥了。國際上軍備的擴充戰已經白熱化，以日本的財力在平時和歐美作擴軍競賽已不可能，在中日大戰的現在，竭盡日本的國力，剛可供給戰爭的消耗，怎能再參加世界的擴軍。

美國一動筆擴軍預算將過十萬萬金元，英國擴軍以德國日的軍備總和為目標。英法因倫敦海軍條約，限制軍艦噸位的條約不利擴軍，正互商廢除辦法，可見各該國擴軍工作的積極和偉大。尤其是世界上最大海軍國英美實行太平洋上的聯合動作，已有新加坡英國海空軍的演習作了有力證明，不曾給日

本以當頭棒喝。這樣日本又焦燥了。在國力的縮減上講，無論日本的工商業怎樣高度化，因原料及市場限制，再繼續以者增加生產決不可能。以日本近三十年來的積存，六個月的中日戰爭中已毀大半。近來在各戰場中日本使用的槍彈多是新近出品，可見日本積存的物力，已消耗到什麼程度。我們不否認戰前的日本是世界巨強，可是經過這次大戰，假定能征服中國，那時的日本也不復是列強的對手。何況征服中國是日本的夢想，在中國長期抗戰中，日本將怎樣支持了德國是日本的密友，觀切日本的危急。它看着日本拿共同對蘇聯的力量消滅在中國，而又破壞了自己在遠東的市場，很想使日本懸崖勒馬。因為中日戰爭延長，日本將無力助德。更加英國在歐洲的外交活動，不久將來的德國是否仍以日本為朋友，已成問題，這樣日本焦燥了。

日本焦燥的結果，對戰爭是求和，在佔領區域想藉竭力穩定既得的成果，對國際是避免刺激，力求緩和。為日本打算，不戰而征服中國是上策。既戰之後，一打而使中國不能復振，再繼之訂和是中策。中日戰爭長期打下去與日本最不利。濫濤橋事變以前，日本走上策，處處以經濟提攜，以冀資政策，來逐漸完成征服中國的夢想。它或者沒有想到，華北的烽火燃起了中國長期抗戰的火炬，日本不得不作大規模的軍事侵略，大戰延長下去了。甚至淞滬失守以後，日本又行中策，它想以和平條件使中國屈服，利用有統帥全權力量並且有國際信用的國民政府定立和平條約，這，一來，結束了戰爭，這樣以小小的消耗征服了中國。二來，國民政府代表全國民衆要求，拒絕有損領土完整和主權獨立的屈辱和平

，逼着日本打下去，這是與日本最不合算了。所以它三番兩次請他調停，很想重走它的中策，其實是不能的了。中國沒有任何一個力能統一全國，代表人民公意的政府，能和日本定屈辱的和平，沒有這樣的力量固不足定這樣的和平，有這樣的力量定了這樣的和平之後，力量也跟着失去，政府也就不復存在了。有這樣力量的國民政府不肯不能與日本言和，不怕日本再樹立幾個傀儡政府，沒有上述的條件，也就是連屈辱求和的能力也沒有養成。日本否認國民政府，撤回大使，無非是急切求和的恐嚇手段，日本沒有眼光遠大能御衆的政治家，不能立刻撤兵返還失地中日民族的百年仇恨恐怕結定了，中日間和平，恐怕要在日本力竭而斃的時候了。

其次談到日本穩定佔領地的工作，自首都失陷後兩月以來，日本不能再進，大部份力量都用到鞏固既得的成結。六個月戰爭後的日本也痛感到支持長期戰爭的困難。日本的打算，想在佔領地固兵就糧，減少國內的担負。它樹立傀儡政權替它穩定後方秩序，籌措給養，攫奪各種稅收機關，尤其海關，就想利用中國的財力，支持它的侵略戰爭。國內的財政窘狀已經現出，只好來搜括中國，所以日兵所到之地，稍微值錢的東西都搬運一空。近來更異想天開，硬拉中國人當兵，想着利用中國就地的人力物力繼續侵略戰爭。試問戰區的人民逃亡了，生產工具多被毀壞。在戰區的生產力購買力不能恢復的狀態下，日本怎能利用戰區的物力，財力？日本攫奪海關，目的在利用關稅。在中日戰爭存在的狀態下，別說沒有貨物進口，即進來稍許貨物，日本僅佔據交通沿線，進口的貨物到那裏找銷售的市

場。進口貨沒法銷售，貨物就不再來了，強奪去我們的關稅也不會有多大裨益。何況關稅是外債的担保品，英國的利益最大，日本能否自由奪去，尚有困難，利用又是第二變了。至於穩定佔領區域，不是傀儡組織能奏效的。失陷的區域，除敵人佔據的交通線外，仍在我政府統治或是義勇軍活動的範圍，牽扯敵人的作用極大。第二期戰爭中，國軍又敢守為攻，使敵人疲於防守，這樣佔領地的秋後沒有恢復平定的可能，敵人的打算也終歸成泡影。

因中日戰爭引起的國際局面變化，日本像是感到不利了。在六年以前，它利用防共攻俄，欺騙英國，使美國不能作出有力的行動，日本得佔去東北四省，中日戰爭爆發以後，日本是南攻，以和英國在華中華南的利益衝突，英日的矛盾立刻尖銳化，所以開戰以後的日本國際上的政策，是緩和蘇聯，積極反英。以德意的結合說，日德在前，日意在後，應該德國在戰爭上幫助日本較多于意大利才是。實際上意大利反而為虎作倀助日本為虐。九國會議，是意大利代日本說話，近來它又不願中意邦交悍然承認滿洲偽國，在中日戰爭中，義大利幫助日本軍火，飛機師，及其他不利中國的舉動甚多。意大利為什麼這樣為日本賣死力呢？大家知道意國在中國沒有利益，日本侵略中國以後，意國也不會有多於現在的利益。它竟然做日本的幫凶，惟一的解釋就在意日共同反英這一點上。英意的衝突自意阿戰爭後日益擴大，意大利是反英的，它為日本實力是交換日本反英，增加反英力量。日本進攻華中華南直接和英國利益衝突。它必須有德意幫助它抵制英國。意國本來反英，日本為得到意國更大的幫助

，在遠東方面更要反英。日意勾結可以使英國首尾失顧，意日各得其所。所以中日開戰後，日本的反共變成反英，意國的反共本是反英，日意共的蘇聯反英安起來。日蘇的關係逐漸和緩，英日的關係却日漸緊張。這樣德國失望，使德日德意的關係都發生破綻。英國着急，英國一方面竭力打散德意日的聯合，一方面對遠東問題死拉着美國。英美合作日漸成事實，使日本進攻華南的全圖不敢實行。四個月來廣東一帶的戰事終沒有爆發，一是日本無力，一就是國際形勢使然。日本看到國際情勢如此不利，南進政策暫時擱起。巴納到作案結束以後，日本不敢更刺激英美的反感，並且不竭力浮誇美國，希圖拆散英美的聯合。

這些都是日本進軍的結果，表現出小心固守，不敢變進。停頓期的戰事再起以後，日本也不過打通了津浦線，又須歇手一期。再進或者南攻，在交通運輸及戰略上都與日本不利。日本明白這一點，它不敢猛進，雖想利也知道不能和。因為戰爭的結果總要以戰爭消滅的，這其日本焦燥了。

第二期要目

- 三民主義與中國革命.....何茲全
- 國際新形勢.....沈巨聲
- 政治機器的改造.....沈巨聲
- 怎樣統一抗戰理論.....施復亮
- 展開廣大的抗戰文化運動.....江鴻
- 義軍的歷史教訓.....陶希聖

國際新形勢的爭論

武仙卿

——最近國際形勢論文的檢討——

新年伊始，言論界也隨着歲序有些轉變。重要的轉變，可以明顯看出的有三方面：一為改革政治機構的論文的絕少僅見，討論政治問題，已趨重於政治刷新和充實政府。二為蘇俄出兵的梦想打破，英美法的行動又相當躊躇，自力更生之說遂盛於期待外。三即國際形勢的論文獨多，各報章雜誌幾皆以此為中心題目。

這些現象，可以反映出國際形勢在第二期抗戰中的極端重要，又可以反映出熱望外援的失敗後對國際新形勢的重行檢討的趨勢。這無疑的是言論界的進步。不過，在重行檢討的當兒，不免沾些過去的陳腐，掩飾飾非的論調頗覺過多，不免流為認識的結論少，故意的謾罵多。這無疑的又是言論界在進步中的憾事。

我覺得考察國際形勢，最低限度要有幾個基本觀念：第一，我們要站在中國人的立場立論，各國內真是濟濟羣材，用不着中國人替他們說話，中國人為自己着想，為自己幹，這工作就够煩重的了。第二，我們要緊握現實，不要離開現實一寸一分。眼光看遠一點，國際形勢變了，你沒把握住，你的言論主張不過是歷史的陳跡；眼光遠視了，國際形勢改變，你很可能認為現實，甚至把不可能也認為現實，你的言論主張不過是虛構的幻想。第三，我們要承認經濟關係支配一切的時候的算盤主義的重要性。世界列強決不肯因一分錢的利益，去打兩分錢的仗，蔣百里先生說得好：「歐洲人以商業起家

，他們的心理上有兩個基本點，一是現錢主義，一是計算主義，因為現錢主義，所以將來如何危險，他總是說：到那時候再說。因為計算習慣，所以兩種數字的比較，可作一切計劃的根本」。第四，我們的心胸要冷靜。雖然在暴敵侵略的今日，我們的心血已經沸騰，按捺不下；不過，我們要明白：世界各國人不是中國人，心血不見得同樣沸騰。國際政治問題，不是熱情所能解決的。世界上沒有有行俠仗義的國家，世界上沒有大慈大悲的國家。我們要撇開抗戰的熱烈情緒，冷靜的去觀察各國的利益關係，分析國際形勢對我國抗戰的影響，檢討和規定我們的外交路線。

這四個基本觀念，是檢討國際形勢論文所必不可少的。如果有一篇論文符合這些觀念，我們說這篇論文是客觀的現實的，如果不相符合，那我們只說他是虛構的，幻想的。

抗戰開始，言論界就有外交路線的爭論，一部份文化人把國際集團分做三個，即和平陣線侵略陣線與蘇聯。說是要建立「中蘇軸心」，推動英法美法，澈底打擊德意日的侵略陣線。一部份文化人把國際集團分做兩個：即侵略陣線與和平陣線蘇聯不能脫離英法美法而單獨行動，是和平陣線的一個角色。蘇聯的行動要受英法美的支持。所以走和平陣線，就是聯合英法美法。這是一月以前的爭論，經過幾個月的事實的演變，蘇聯之不單獨行動證實了，中國共產黨的政治家陳銘禹先生也發表了蘇聯不能出兵的談話（陳先生曾登報否認這篇談話，不知會如

此談過否？不過，無論談否，這篇談話對一部份文化人的外交主張却有極大影響），於是蘇聯侵略陣線的論調，頓覺銷聲匿跡。由盛極一時而奄奄一息的蘇聯俄論，到這時已告露終正寢，和平陣線的外交路線已獨佔論壇，無人否認，這是一月或兩月以前的言論界的情勢。

近一月來，國際形勢論文的論點變了，變成了國際新均勢和集體安全制或新集體安全制的爭論。陶希聖先生在民意第二期唱出集體安全的破壤，這是主張國際新均勢的伏脈。又在武漢日報發表國際新均勢的構成，是這種主張的完成，陶先生提出了這個新論點後，國際形勢論文的風潮開始轉變了。最近的國際形勢論文圍繞這個中心而旋轉，我們根據這個樞紐，可以把最近的國際形勢論文分成兩方面：一方面是贊成的。「集體安全破壤」唱出以後，有一部份人認為國際政治上沒有完整的外交陣線，國際上本是錯綜複雜勾心鬥角的。大公報一月二日社評會說：「從眼前國際形勢說，所謂民主集團或和平集團並未形成，且去趨甚遠」。謝詩徵先生現階段世界外交的主潮一文，也力闢「侵略陣線」「和平陣線」「集體安全制」等名詞的不當，他說這些都是空中樓閣，某一部份人腦中的幻想，欺人的清談，「實際上，二十年來國際上曾未有一種够得上稱做陣線或集團的密切結合」。時代日報一月二十七日社論也說：所謂和平陣線與侵略陣線「這兩個陣線在今天並非沒有的」。一英法美蘇這些友邦，並沒有構成一個戰線。英美，英法，英蘇現在都不能完全合作」。根據這方面的引證，集體安全制是破壤了，集體安全破壤以後，國際的形勢怎樣

了陶希聖先生說：

第一個可能的趨勢是英美法俄等國，看得出中國破壞或滅亡，足以使國際和平無法挽救。他們決意在中國緊苦奮鬥的中間，以經濟與軍事來制裁日本的侵略。這樣可以把集體安全再建起來，……不過這個趨勢的可能性比較少些。

第二個可能的趨勢是國際陣線的完全改造。這個可能性是很大的，……眼前可以看到的，在和平陣線方面，英俄的關係如不更加接近，便更趨於疏遠。在反和平陣線方面，德意的關係也是一樣的。（集體安全的破壞）

大公報一月二日社評說：

歐局關鍵首在英國態度，英國在德意與蘇聯之間無鮮明立場。他雖受意國反對，但英意妥協的聲浪始終不絕。一方面英蘇雖同在國際，而精神上依然疏遠。至於比較英德與英蘇的關係，或者英德之間反而接近，但是也不澈底。

蘇聯在國際間，始終是一特殊的存在。他對於東西國境，俱有嚴重戰備，但決不先發。……至於由歐洲大勢看，蘇俄今後怕更要受壓迫。假使英意妥協了，蘇俄環境更要困難。

謝詒徵先生說：

今後我們所應當嚴密注視的，厥為英法對於德國究竟妥協到什麼程度，他是否以使德國疏日意而轉親英法，或者竟由德國出而推動英法德意日的大諒解，使蘇俄回到昔日的孤立。

從最近的種種情形推測起來，後述的一種情勢呼聲最高。（現初段世界外交的主潮）。

陶希聖先生又說：

近來國際形勢，很清楚擺在我們面前的有三件事情：

- ◎是蘇俄不參戰。……
- ◎是英美與蘇俄不合作。……
- ◎是英德與英意的妥協。……

這三個事實，指出些什麼來呢？一方面集體安全的陣線破壞了，一方面反共陣線又在動搖。英法美的世界外交軸心，正在安定歐洲，孤立日本，拋開蘇俄。這個動向，是尋求新的勢力均衡的動向，不是維持集體安全的動向了。（國際新均勢的構成）

上邊的引證，可以歸納成四點：（一）集體安全制已破壞。（二）英國的態度趨重與德意妥協。（三）蘇俄漸趨於孤立。（四）國際是走向新均勢的局面。這四點在實質上的表現，是各國都沒有參加中日戰爭的決心，因是國際是和局不是戰局，這就是就現實說的。

我在上邊曾指出以「國際新均勢」問題為中心，可以把最近的國際形勢論文分為兩方面：一方面是贊成的一方面是反對的。反對的一方面則以為和平陣線與侵略陣線並未破壞，兩者之間的對立不僅沒有鬆懈，而且更加尖銳起來。思慕在國際動向的把握和推定說：「國際聯盟和九國公約一類的和平和集體安全的機構，雖因侵略國家的脫退或破壞，而失了作用；但正由於這個緣故，和平陣線與侵略陣線的對立，愈益鮮明。和平陣線內部的團結，也

愈益進步。新的較健全的集體安全機構當會由舊的和被破壞的機構變化出來」。金仲華先生說：「均勢外交的時代已經過去了，現在是侵略勢力的積極進攻政策與和平勢力的集體安全制不斷鬥爭的時代」。史枚先生說：「集體安全正在通過許多困難走向偉大的前途。」根據這方面的引證，集體安全制並沒有破壞。集體安全沒有破壞的今日，國際情勢怎樣？

思慕說：

我們從最近的國際情勢的推移看來：……和平陣線內國家，彼此間雖有種種的矛盾摩擦，但因為國際間主要的對立，從中日戰爭發生以後，便加緊和尖銳起來。和平陣線的各國已漸趨一致。這是目前國際形勢變化的一定方向。（國際動向的把握和推定）

金仲華先生說：

有人看到日德意的加緊勾結，在世界各方而猖狂活躍，而英法美蘇等國倒還是猶預迷迷，沒有迅速造成堅固的合作，似乎侵略陣線的勢力，大過於和平陣線的勢力，……這種錯誤觀念的造成，是因為不明瞭國際間侵略勢力與和平勢力的鬥爭，前者總是取進攻的姿態，而後者則取防禦的姿態。所以前者的勾結成功總是佔先一步，而後者的攜手團結必是在後一着。這尤其因為英法美蘇四個國家之間，利害關係上的錯綜複雜，政治制度上的不相一致，也是使他不能迅速聯合在一起的原因。

然而，我們相信英法美蘇以及其他愛好和平的大小國家的聯合，乃是遲早可以實現的一件事。……（我們的外交路線沒有走錯）

短評

國聯再度通過軟性決議案的教訓

自九國公約會議失敗後，以英美法為集體機構之對日積極干涉行動成為子虛，遠東問題沒有解決，中日衝突之發展益趨嚴重，國際盟約由於主要支柱——英法外交的動盪，條文與事實大相逕庭，若干會員國為免除此種應決議而不能不願決議的痛苦，竟建議修改盟約，竟召開修改盟約之二十八人委員會，雖然現在還沒有如這些會員國的願望，這由於中國及蘇聯對盟約精神擁護的原由小，由於英國尚一時不願放棄這個可以利用來制我侵略國的工具的原由大。但國聯將更變為無力的機構，更可證明。

在這種情形下，中國問題重行提到國聯，自然不會有什麼好結果。果然，本月二日之國聯行政院會議，對中日問題所通過的決議案，和去冬大會一樣，同是一個軟性決議，去年十月十六日國聯大會所通過的決議，是予以道義的援助給予中國，本大行政院的決議，是本大會決議促請各會員國單獨援助中國，決議案的尾巴上依就掛了一句，與遠東有特殊關係者的會員國，不要放棄機會，與其他同等關係國家研究採用其他方法來求目前中日衝突的解決。

從這個軟性決議中我們可以知道：
 ①英國尚不願與日本衝突，帝國主義對帝國主義

史枚先生與陶希聖先生「論國際新均勢」一文中，第一段指明集體安全沒有破壞，他說：

如果集體安全不在大爆發之前，因蘇俄鬥爭的發展而鞏固起來，那麼大爆發把它破壞。現在不獨德意目的破壞不成功，而且由於蘇聯繼續努力，中國的英勇抗戰，西班牙人民的新勝利，法國人民陣線的堅持苦鬥，等等因素，集體安全正在通過許多困難走向偉大的前途。

在第二段裏指出蘇聯並未孤立，「其實蘇聯也不害怕孤立」。又指出英國對德意的妥協，是加緊了對蘇聯的進攻。他說：

美（？）國對德意的妥協，無疑的是日本在中國的武裝新進攻與「德意日防共協定」所促成的。它們以犧牲西班牙，國聯與其他殖民地為手段，而一致將槍頭轉向蘇聯。

上邊的引證，可以歸納成三點：（一）和平陣線與侵略陣線仍尖銳對立。（二）蘇俄並未孤立。（三）集體安全未破壞或新集體安全又建立。

總觀上述，以國際新均勢「為中心的論爭，贊成者以為國際新均勢即將構成，英美法蘇都是想以不戰而制止日本的侵略，這個策略如果成功，則是國際上勢力均衡的形成。反對者的論點，是拿出一新的集體安全制「去與國際新均勢對立。他們兩方的爭論是在新的集體安全制和國際新均勢兩個論點的認識不同。關於這兩個論點的誰是誰非，我不願憑空批判，我願根據上述的幾個基本觀念加以考察。第一，我們先看史枚先生舉出的維持集體安全的幾個因素（如法國人民陣線的堅苦支持，西班牙人民的勝利中國以英勇抗戰……等），大半是都

各該國內政問題，對國際外交路線的影響頗小，而且法國在週三二次組閣，社會黨共產黨未入閣，

明明是在法國內政問題的影響下，而不要說法國人民陣線是支持集體安全的支柱之一，不知從何說起。世界列強對集體安全多不表示支持，惟有中國人民與西班牙人民的熱心願望，在國際形勢上也是難有挽天之力。第二，史枚先生說和平陣線與侵略陣線並未破壞，又說集體安全又已建立，這真有此自相矛盾。和平陣線的存在，也就是集體安全的存在，原來的不去，新的何從而來。所以，認為集體安全存在的作用，真是有些不能自圓其說。他們這種說法，事實的推演，已無他們無情的駁斥，英美法蘇之不能切實合作，九國公約的崩毀，與蘇聯軟弱無力，無情的現實，步步指示集體安全業已破壞，不能再行建立。英美的個別努力，增強實力，英國的金國與德意妥協，無情的現實，又步步指示列強正在避免戰爭，藉取均勢，以不戰解決遠東問題。但是，英法美蘇之聯合對日，或是新集體安全制的再建，在將來非絕不可能，甚至和平陣線與侵略陣線間之引起戰爭，在將來亦非絕不可能。不過這種可能，須待新事件或新條件的產生。這種新條件無疑的現在尚未發生。主張新集體安全的人們不過是把它可能當做現實，這還沒有抓住現實。所以，國際新均勢與新集體安全制的爭論，只是一可能「與現實」的爭論。新集體安全制構成，需要新條件的產生；國際新均勢的構成，其實實已存在。前者是超越現實而更向前躍進，後者是僅把握住現階段。

在今日非常時期，我們對國際形勢，應多注意現階段情勢的說明，藉以確定我們的外交方針；我們不要多作懸想，免得將來再像過去一部份人士陷於失望。再一言，我希望一切作者多作積極的開發的工作，少作消極的批評的工作，講國際形勢的人，不見主觀且自是。我們明瞭國際形勢是一回事，確定方針又是一回事。前者是人家的事，後者是自己做的事。我希望一部份國際形勢論文的作者，了解我這兩句話。

義國家有着他們脈過的地方，不願讓一個帝國主義，在集體行動下死滅，蘇聯所努力的集體制政策以及中國所望的列強干涉，顯然是失敗了。另一方面換來了一個各國單獨援助的面目。英國的意思是：這樣英日不致釀成戰爭，願意充分援助中國者也有了絕大的自由。集體制政策失敗，蘇聯對日作戰更不可能，不過蘇聯今日對換來的這個充分單獨援助的自由與依據，是不應放棄的，為蘇聯，為中國，為世界革命前途，蘇聯應該在這一方向絕對的積極起來。

◎英國並沒有忘記了與日本利益衝突，他仍然想阻止日本在中國的武力進攻，由這個決議案的尾巴上看，他仍要與美國求得聯絡，嚴密注重中日事件的發展。他不致和日本妥協，援助中國固不成問題。

◎就此我們知道我們的援助不會斷絕，我們只要能團結內部，決心抗戰，前途不必悲觀。不過，或者由於日帝國主義外交的陰謀，會再縱使第三國拿出所謂公允解決方案，再來搖動我們的抗戰策略，今後沒有別的辦法，只有在加強抗戰外交與堅強全面動員來回答他們。

◎益使我們相信現階段國際局是半殖民地國家，弱國受滅亡或打擊的時期，世界大戰馬上還不會來。在這時期被侵略者，誰組織得最好，誰動員得最好，誰能最贏得國際的援助，誰就能抵抗侵略，以至保證勝利，否則，就是滅亡。

總之，國際的軟性決議是在我們意料中，當前的問題，是在我們能把他給予我們的形勢與教訓，靈活的來運用。

論「三民主義民權革命」

江 鴻

如果我們說民生主義，是在解決社會問題是社會革命，是三民主義的極終目的；那麼民權主義的民主革命是政治革命，是三民主義進程的重心。因為，民族主義——求國家獨立民族生存的反帝民族革命，不過是保障了民主革命的進程與勝利，同時欲求民生主義的實現，政權的民主革命，更成為必然的前提條件。所以在全國高呼為實現三民主義而奮鬥的今日，我們對三民主義的民權革命——即民主革命，應有個澈底明瞭，該是十分必要吧！

對日抗戰已愈半年，我們雖沒有得到決定的勝利，但是在愈打愈緊的情形下，最後勝利屬於我們那是無疑的。過去的革命，能掃除大半的建封勢力，今日的抗戰，又能對我們最厲害的民族敵人日本帝國主義，予以嚴重的打擊，使我們相信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正向勝利的途上邁進。於是，一些不澈底明白三民主義而自命三民主義者，及一些不看見農利益而自命社會主義者的學者，也來大談自前民主革命的性質，大談中國革命的前途，他們雖然口口聲聲叫着三民主義，但是却說：中國現階段革命是反封建反帝的資產階級性的民主革命，是市民性的，應該民族資產階級來領導，來完成，中國民族資產階級，正在向上的時期，抗戰的勝利，促進中國現代化，由於民族資產階級的向上性而向資本主義化的道路邁進，中國革命的前途是資本主義的躍進。這些學者以典型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進

程與內容，代替了三民主義民主革命的進程與內容，告訴這些學者們說吧，民主主義才是三民主義民主革命進程的內容啊！

整個的民生主義是社會主義性的，沒有一點是促進資本主義發展的痕跡。民生主義在解決社會問題；什麼是社會問題呢？中山先生在民生主義中告訴我們說，就是人民因了機器發達產業革命，機器代替人工，生產工具被資本家所獨佔，而發生的不能生活不能生存的問題。這與資本主義加速的去製造社會問題，是怎樣的不同呀！如果我們說無產階級專政的蘇聯，所實行的新經濟政策以及新經濟建設是社會主義的經濟政策，那麼，不妨說民生主義是社會主義性的社會政策。正如中山先生說的一樣，一個是社會病家的辦法，一個是社會生理家的辦法，在資本主義國家無產階級力量壯大的情形下，應用病家的辦法，在落後的國家，階級不甚懸殊，且民族利益高於階級利益的時候，就應用生理家的辦法。然而這些學者，却叫中國的革命走典型的資本主義化的前途。

整個的三民主義，可以說是代表農工農階級及革命的小資產階級的要求。平均地權及耕者有其田的辦法，這是佔農人百分之五十以上的赤貧的革命的農民的要求；節制資本及徵收直接稅的辦法，這完全是革命的小資產階級革命階級的希望；發達國家資本及實行改善工人待遇社會保障等辦法，又

是無階級在階級專政沒有到來時的合理的要求。但是所有這些，並沒有妨害民族資產階級的利益，因為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正是市民性的正是為民族資產階級打天下，解除封建勢力對他們的束縛帝國主義對他們的壓迫，也是為了他們的利益，所損及他們者，不是目前的利益而是未來金融財閥大王的幻想。所以用三民主義作中國革命的崇高信仰，正是各階層各黨派統一戰線的理論基礎，尤其在目前正應該團結一致對日抗戰以求民族的解放，然而這些學者怎樣呢？他們說現階段革命是民族資產階級的任务，應該一切服從於資產階級，要把工農兩級及革命的小資產階級的力量迴轉成資產階級的力量，去走資本主義的路子。

這些學者又忽視一切客觀條件，忽視了中國革命的新形勢，老早把三民主義也丟在腦後了。機械地說：落後的國家根本不能有工農革命力量，既然是推倒封建制度打倒帝國主義，這民族的民主革命就應該是資產階級性質就應該走資本主義正常發達的道路。錯了，形勢變了，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民主革命較之於已往的歐美民主革命已經有了新的條件。民族資產階級雖然有着優越的力量，但這種力量僅是在與工農大眾力量的比重上占着相對的領導地位，讓一切力量絕對服從於他已是不可能，中國已存在着無產階級政權（這是事實），赤貧農民雖沒有變成工人然在飢荒死亡戰爭逃亡反封建奮鬥中，已經鍛鍊了自己的力量，列強的進步的生產技術的條件，使革命的小資產階級可以知道怎樣不走典型資本主義的道路，民族資產階級是渴望解除壓迫，這些條件使得有走進步的民主革命的必然性與可能性。

基於這些學者，對客觀形勢的忽略，對三民主義民主革命性質的不了解，於是在目前全對日抗戰過程中，立下許多的謬論，作了許多破壞統一抗戰的行動，事實上幫助了敵人。他們歧視階級力量黨派力量為抗戰政治性的爭取，他們對抗日民衆運動態度的消極，他們不肯顧及到戰時經濟政策的民主主義性，他們抹殺了抗戰人民生活的實際問題，所有這些都是他們錯誤論理必然的結果。

我們可以把民主革命分為三種：一種是排除封建勢力資產階級在自由競爭與生產工具改良下，循進走向資本主義的發展，是典型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一種是在排除了封建勢力與帝國主義勢力，在資產階級力量相當削弱工農革命勢力又占次要比重的形勢下，一開始就顯及到工農階級的進步的民衆的民主革命；一種是推翻資產階級實行無產階級專政的蘇維埃制度，是高度的無產階級的民主革命。第一種是資產階級絕對領導，第二種須要工農及革命小資產階級在政治上佔優勢（并非完全排除資產階級勢力），第三種是無產階級把握政權。前兩種是資本主義社會階段，後一種是社會主義社會階段。典型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是歐美列強所走的民主革命的路子，高度的無產階級民主革命，是已發達的資本主義的民主革命路子，進步的民衆民主革命，正是在資本主義環境中的半殖民地落後國家的一種民主革命新形式。

三民主義民主革命的性質，正是第二種進步的民衆民主革命。一切讓我們走典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路子的學者，請你們再細讀一下三民主義吧。

編後話

政論到這一期已出了三期。本刊由銷數上，輿論的反應上，和讀者的責難及、揚上，本前同人感到精力並沒有自費。

我們會說過政論的性質一如它的名字，內各偏重研究和討論。在研究上各人的看法不同，寫出的文字彼此不一定一致，或或同是本刊發表的文章，意見雖不着衝突和互。和互的意見同時發表了，更可引起熱烈的深刻的討論。經過一番爭論後的問題，更容易顯現出它的真像。因為在同一空間，同一時間，對於同一問題的真理，只能有一個。這個唯一的真理是經過深刻的研究長久的討論始能獲得的。

為的付讀者雅望和創刊的初志，今後的本刊要多發表些有關實際問題的文字。空喊口號不是辦法，像學舌的說二話，更於事無補。我們要以真憑實據，發表不偏不倚的正論，希望在非常的時期，有利於抗戰工作。

輿論界應改變方向

憶魯

平津失陷，北方的文化人跑來南方，京滬失陷，南方的文化人也不能在原住地方立足，於是南北的文化人都隨着政治中心的遷移，羣集到華中華南，尤其是現在的武漢。許多文化人集中武漢，沒有固定的職業，賣文稿已不能維持生活，因為沒有願主。大家感覺到久集武漢不是辦法，在絕望中發出了智識份子到鄉村去，開發內地文化的呼聲。這證明武漢的市場不足容納這多的文化人，久留無益，逼着往別處疏散。可是誰也不願走，誰也不能到偏僻的內地去。現代文化以商業都市，經濟中心為根據地，離開這些地方即是失掉發展文化的憑藉，也就是減低文化人的活動，他們怎能離開大都市到凡百不便利的鄉村去。開發內地文化的呼聲唱的再高，大批文化人充斥大都市如故，這一批人在都市的表現，就是雜誌出報紙，你看南京失守以後的武漢，大報撤來好幾家，雜誌撤來數十種，而新出的雜誌更如雨後春筍，一天多似一天。

我絕不看低更不否認文化人在社會中的功能和價值，但是文化人能够提起筆來做文章，靠着兩種來源，一是文字研究，一是實地考察。不作實驗，不考察，不讀書籍，而能搖頭寫出的文章，不一定敢說是無病呻吟至少有價值的很少。抗戰發生後，幾個有名的大都市失陷，海口被封鎖，許多文化人逃難來武漢，身邊沒帶着書籍，而武漢本地又沒有供他們閱讀的圖書，甚至許多重要國家的報紙雜誌都因交通及其他關係不能按期輪進來新書籍更不用說是買不到了。這些文化人驟失掉可資研究的材料，還有什麼話好說呢？沒話說也須找話說，於是大家在空中翻跟頭，我們搜集抗戰以後的出版物只

細閱讀，雜誌的種類再多，名稱儘管不同，內容都是千篇一律，大同小異。近來論點的中心不外改革政治機構，發動民衆，外交問題，談這些問題的人不一定是作這些工作的人，更沒有新出的材料可資依據，怎麼能要求他們發表切實而有價值的言論，無怪一些洋筆大作多類白水煮肥肉，腥臭而寡味了。譬如談外交問題吧，誰不談國際，談的人既不能親到外國去，國家的出版物又不來，怎樣談呢？如果談日本，日本大小出版物一概停止郵寄，怎樣能知道日本在開戰以後的情勢。沒有法子，日本是現在國際問題的主角，談到它，只好搬出些舊材料來浮延充數。要知過去的事實不同於現在，戰後又不同戰前，不能一概類推。日本如此，對歐美各國也是這個樣子，只好逼着談國際問題的人在表皮上談毛色了。國際問題如此，國內問題也是這樣，譬如改革政治機構問題，置身事外的人在法令上談組織的重復，工作的牽扯，決不如身處其中的人痛感機絲不靈活的切實。旁觀者有時清，但皮相的觀察，找不到問題，仍是於事無補，我們假若翻閱陳公博著的四年從政錄，內中敘述確有許多出乎我們事外觀察者意料以外的地方。此外如談發動民衆，動手羅列出幾條想出的原則，而自己從未向民衆圈中走一遭。他們不知道宣傳民衆，組織民衆不是像他們口說筆述來的容易。像前幾年普羅文學團的正凶的時候，有個自命普羅作家在所作的普羅文學作品中，寫出勞動者拿着棒子麵一根一根的往嘴裏填，豈不令人笑掉牙。目下輿論界集中起勁談的幾個問題，多是空疏皮相，打空空的筋斗做紙面上的文章。你已是空口說白話，我也是言之無物，大家湊在一起說說，只好你找我的缺點，我找你的漏洞，互相抑揆。互相攻擊。這樣有話可說了，文章有得做，或者註釋間揚揚別人言行，文章也可做的出。在任

何一篇文章中，除了類似這些性質的文章外，能做的細讀的有價值的作品，有幾行幾句幾個字呢？大家白費精力已覺可惜，在戰時浪費些印刷用品更可惜了。

爲國家民族爲盡個人的責任，輿論界應當大澈大悟，改頭換面另找實際問題，改變作風，另換方向。不要老在半空口說上篇文章要怎樣。要換有關國計民生的實際問題，埋頭研究一下，慎重的談幾句切實話。抗戰半年多了，大都市失陷以後，農村的影響怎麼樣呢？戰時的軍事徵發多，利率在那裏？交通運輸問題，有縣戰事的成敗？究竟過去的劣點在那裏，未來的改善在什麼地方？我們看這幾個月來的出版物，對於與戰爭有關的財政，經濟，交通諸問題，有誰拿出有價值的研究所，說出切實的話來。各地農村的情形更不用說了。大家都向繞着幾個口說，發些刺激青年的文章，實際講起來，這是大浪費。

輿論界的又文化工作者極應改變自己的方向，多盡自己的職責。個人應當找些迫切急待解決的問題，沉下心去研究一下，提出有有效的辦法來。整個的輿論界，工作上應有切實計劃，分工做法，以免得重複浪費。在長期抗戰上着想，對於廣大重要的農村中的一切，應作一番普遍的系統的調查研究，形成些有價值的計劃。新年後輿論界的勢頭顯現了，雜誌停刊了十多種。的確千篇一律的出版物，在那裏尋找銷路。徘徊着口說繞圈子，久了，自己也沒有話說。文化工作者沒有談說，說出來的話，印成書，找不到銷路，自己無力支持，刊物只好停刊。即是存在着的幾種雜誌，試問那一個能順利賣出。戰事範圍日廣，讀者少了，購買力也減少，固是刊物沒銷路原因。千篇一律的雜誌，買了這種就不必再看那種，誰還願意多買？在抗戰的現在，又逢出版物停刊的時候，輿論界如果不立變言論的方向，不僅於戰事無補，本身的存在也要成問題了。

抗戰中的學校教育

文 生

隨着抗戰軍事政治的開展，爲適應抗戰的需要，教育必積極地動員，加緊工作，尤其是目前抗戰已進到新的嚴重階段，抗戰的陣容須要調整，抗戰的力量須要充實，這個急迫嚴重的工作，大部分有賴教育工作去担負。它比軍事的經濟的政治的其他部門的重要性，一點都不能忽視。

爲了支持長期抗戰，爭取最後的勝利，完成民族獨立解放，我們需要發動偉大的民衆力量，輔助軍隊作戰並武裝參加抗戰，有賴教育工作的努力。動員壯丁，訓練壯丁補充並建樹軍隊，有賴教育，提高士兵的政治認識，增加戰鬥力量，有賴教育，培植抗戰軍事的政治的幹部人材，有賴教育，增進工農業的生產，改善軍事的及其他的生產技術，以供給抗戰物資的資源，有賴教育，維持並創造革命的民族解放戰爭中的新文化，有賴教育，抗戰教育，比平時的教育，其任務加重無數倍。

抗戰教育，不僅負了比平時更迫切的任務，它的內容和範圍，也增加了許多，繁重了許多，在平時，教育的內容，主要的是各種知識技能的傳授，在抗戰期間則除了戰時知識技能的訓練以外，更主要的還有政治的軍事的訓練，就範圍來說，戰時教育，不僅是一般的民衆教育和學校教育，更增加了難民教育，傷兵教育等特殊教育工作。

在目前學校教育的實施上，橫着幾個嚴重的問題。

第一是殘絕人寰的敵人，毀滅我最大的文化都市——京滬平津，佔全國三分之二的高等教育機關，及全國最完備的圖書館印刷所，喪失在敵人手中

，全國最有歷史設備最充實的幾個大學及專科學校，圖書儀器未曾移出，勉強在後方比較安定的地方收容學生，聯合組成臨時大學，但是缺乏圖書儀器上必要的設備，理工等科必須實驗或實習的課程只能夠背誦死公式。文法等科教授及學生得不到研究學習的參考書，在這樣的現狀下，即便能多設幾個聯合大學，儘量收容失學的青年，以研究高等學術，造就專門人才的高等教育，其教育上的功效，能有幾多？如謂竭力補救，充實設備，在目前抗戰的急迫情勢下，時間財力能否允許？

第二是包括冀察晉綏魯豫皖贛等戰區或接近戰區的地帶，佔全國三分之一以上的中等學校青年學生，大部分陷在失地，于殺戮之餘，正受着敵人的摧殘毒害，從敵人的炮火下流亡出來的一部分，失掉了足以供給求學費用的家園，折散了讀書弦歌的學校，即後方的學校，如武漢，長沙，開封南昌等地，都在受着敵人的轟炸屠殺，不能不往各處撒動疏散。有的學校，甚至在此半年之內，搬過三四個地方，每遷一個地方，都是未曾站定腳，一切未能就緒，課不會好好上一天，就又被拔起腿來逃難。搬來搬去，學生大部失散。目下在各處正在籌備的各聯合中學，都是教員比學生多。遺棄舊生，無處尋覓，登報招收插班生，在廣告上聲明供給宿膳費，然而報名的仍不踴躍。許多中等以上學校，感到學生缺乏的恐慌，有學校無學生。在這樣情況之下，如果我們設法「維持」「救濟」，應該弄清楚辦學校不是難民收容所。「維持」「救濟」所能得到的教育上的功效能有多少？

第三是各地維持着上課的學校，課程的內容未能適應抗戰的需要加以改變，仍舊按照過去的課程

和時間表上課。有的學校，以「戰時」爲理由，而不變「平時」的教學內容和方法，增加上課鐘點，加多考試加強對學生的管理統治，使學生和一切抗戰救亡活動隔絕，因之，我們見到許多學校的學生呼籲要求戰時教育的實施，要求改變課程，要求參加救亡活動。許多學校的學生，因不滿於學校的課程，大批的自願退學。

據說某臨時大學，一位在過去很有研究，在學生中很有信譽的哲學教授，上課講授朱子哲學，學生們站起要求「戰鬥哲學」，於是把課堂鬧散了。

一批一批的大中學校的青年學生，如過江之魚，「往陝北去！」以致區區的陝北地方，無法收容。我們聽到陝北當局，在請求全國教育配合着抗戰加以改變，不必使大批的學生遠道往陝北跑。

這都是事實，我們不能閉着眼睛說不見。在這種情況下，我們應該如何去「維持」「救濟」呢？在解決這些問題上，有兩種不同的態度。一種是認爲學生安心讀書就是救國，學成而後才能有用。因之主張現存學校的形式或秩序要竭力維持。學校的課程不能變動。救亡工作只能視作學生的副業，在課內學習的餘暇去作，所以學校因爲抗戰破產了，想設法維持它，救濟它。使它能夠封不動的恢復起。

另一種相反的態度是認爲救國的書才能救國，學做用應打成一片。認爲過去的教育只重知識的傳授，忽忽行動和實踐。目前的學校教育，應當應着抗戰軍事政治上的開展加以改造。使學習與抗戰聯系着。因之主張改變學校形式或秩序，改變學校課程，改變學習的方式。所以現存學校因爲抗戰破產了，應該就目前的現狀，取積極的態度，建立新的教育方式。

因爲有這種根本的不同出發點，對學校教育的

關於義勇軍

沈巨塵

抗戰開始以後，武裝民眾，組織義勇軍，發動游擊戰，成了大眾一致的要求。義勇軍被認為抗敵制勝的有力工具，幾乎成了除了義勇軍就沒方法打退敵人，只要發動起來義勇軍，應用在抗戰上，定可獲得勝利。我並不否認義勇軍的價值，歷史上中國民族遭受外族侵襲時，政府無力保護人民和國土，人民便自動起來，聚眾自保成立義勇軍，保守家鄉，進一步還可以驅除異族。但是從散漫的民眾組成保守家鄉的義勇軍，再轉變保守家鄉的義勇軍成為對外的有力部隊，不是容易的事。

義勇軍就是民軍，而且是農民軍，即在現在的中國社會，組織義勇軍仍要以佔人口成分百分之八十以上的農民為基礎。民軍的形成，大概不分兩種原因：一是內亂，一是外患。內亂或者外患威脅着一般農民的生存，如天災人禍，兵荒馬亂，使農民將喪失財產的所有，甚至慮命為墟。這時農民為的保存身家性命便被迫組織起來，成了民軍，在內亂時便是反抗官府，在有外患時便是抵抗異族的侵略。這些民軍，主要成份是來自田間農民。我們知道農民最富於保守性，地方性。平時的人生態度是樂天知命，安分守己，老老實實耕種他靠着謀生的幾畝田地，保持僅有的少許財產。他們不妄動，不多生事，散漫而無團結力。非到身家性命，寶貴的財產受到威脅，生活已不可能時，他們總是安分守己過日子。到了田地不能耕種，財產不能保持，父母兄弟妻子離散，生活感到危險，他們起來了，成了帶有地方性的民軍。只要本地方上尚有自己的家產可守，生活可以維持，這般民軍總是保存本地方上

的固有財產家室為滿足。歷史上每逢朝代更遞，常可看到一些農民築塢自保，立柵保家等事實，便是這種性質。如果家鄉沒財產可保，保住家鄉財產，生活或者性命也發生危險時，他們組織起來，離家背鄉，展轉千里就食他方。歷史上稱為流寇的：如西漢末年的赤眉，東漢末年的黃巾，唐宋的黃巢。北宋末年的義軍就是如此，帶有流動性的民軍到處煽惑官府，劫掠聚邑，焚殺羣衆，任何地方經他們過一趟，社會組織破壞淨盡，村莊財產經過焚燒劫掠後，也所餘無幾，當地的人民受到此種破壞，不能再度安靜的生活，也只有投軍入夥，跟着幹起來，所以這樣的民軍能越打越多，流竄的地面越廣，部隊的人數也越多，內部的團結越結實。過去和前些年的農民軍的集合流竄，都是如此。等到部隊稍穩定下來，不再流竄，外面壓力減少不再打仗，這支部隊的維持立刻發生問題，團結立即動搖。流動久了，紊亂的生活過慣，便不再思念家鄉，也感不到安定中的快感，及至稍微安定以後，部隊立即不穩，便發生逃亡返鄉的現象，逃散的程度高了，整個的民軍解體，西漢末年有一支赤眉兵，因背徐大饑，起自山東一帶，以樊崇為首領，部衆數萬人，在現在的江皖豫魯省轉戰，數敗官軍，及至降了更始，沒得到國邑，部衆多叛離，樊崇乃復領其衆，轉戰劫掠，不過大部份人久戰厭兵，思欲東歸故土，樊崇知道東向必散，西進可保實力，即領兵直攻長安，轉戰連勝復大衆。這些歷史事實說明了民軍，即是農民軍，也是義勇軍的地域性，和保守性，生活不到絕路，不會起兵，尚有財產家室

實施上生了很大的差異。如因為要維持其全過去的學校教育，主張加重平時課程，禁止或避免學生作校外的救亡活動。把學校要維持着一個被救不救的樣子，對學生，自要要求改變課程內容，要求給予救亡工作的時間及便利等苦悶的表現，甚至主張「學生無自由」，「提高校長職權」這樣嚴格統治，高壓政策去克服。

我們認為這種作法是危險的，它極是不過在抗戰的過程中完全去學校教育的形式，裝點教育的門面，不能發揮學校教育在抗戰中的作用，滿足抗戰對教育的需要。

教育是政治的工具，它應該適應着社會政治經濟的需要而變。教育工作的本身也是在有意識地去領導「變」，現正抗戰對教育的要求變了，教育當然要變，它還不僅是消極的適應這「變」，更要積極地去領導完成這個「變」。

抗戰對教育的需要，是動員文化及教育工作人員，去教育廣大的民眾，增強民眾的民族意識，提高民眾的政治水準，發動民眾的抗戰行動，要求現有的知識份子，去負這這項急迫的工作，因此，我們不能把學生關在學校門內，不使他們出來參加，抗戰需要我們把每個青年，迅速變成一個抗戰有用的人材，提高抗戰的技術，那末，我們不能不改變學校的課程內容及教學方式，革除與抗戰無關的學習，避免浪費青年的時間精力，抗戰要求每個國民，堅定其抗戰的信心，提高抗戰的情緒，強壯抗戰的意志，那末我們必須加重政治教育及時勢的認識。假若我們目前學校教育的設施，不去配合這種抗戰的開展和需要而變，學校教育，不但不能盡其抗戰的開導和動員中重要一種的力量，它將成了抗戰的障礙，加重抗戰的負擔，弄壞了抗戰的利益，所以目前學校教育上的問題，不只是如何「維持」一教育一等消極的補救工作，而是更積極的根據抗戰的情勢和需要，如何調整教育機構，充實學校教育的效能，也就是戰時教育或抗戰教育的改造及實施問題。

可守，又不會整起隊伍他去。

這樣在組織義勇軍的工作中找到問題的核心，如果一個地方陷入戰區，社會秩序已破壞，敵人又到處殺戮，我們聯合民衆組織義勇軍不成問題，假若接近戰區的地方，我們怎能使民衆覺悟到自身的危亡，知道敵人的凶暴，早作些義勇軍的活動準備。更在陷入戰區的地方，敵人利用愚民政策，施行小惠，竭力穩定一般民衆的目前生活，我們又當怎樣辦呢？即令農民以保衛家鄉的義勇軍組織成功，近代的戰爭不是只固守可以收效的。在抵抗敵人時必須轉硬的固守戰，爲機動的攻襲戰。機動的攻襲戰擴大，就是轉以保守部份的家鄉爲目的，民軍成爲以保守整個國家爲目的的民軍，轉防禦地方的武力成爲驅逐敵人離開中國境域的武力。這種由地方性變成國家性也不是一呵可以成功的，是一種艱難繁重的工作。解除了上述的這些困難，始可以收獲義勇軍的實效，我們應當怎樣作法呢？

一句話說，在沒有淪爲戰區的地方，社會秩序尚存在我們不能自己破壞它，怎能逼着民衆起來？只有加強民衆的政治教育，提高民衆對國家民族的認識。担任此類工作，最合適的莫過青年智識份子。最高軍政機關，應當集合全國失業失業青年，給以切實有用的短期訓練，然後有計劃的統籌的派到各地作教育民衆，組織民衆的工作。此種工作的範圍應儘量擴大，不能只限於已淪爲戰區的地方。接近戰區或者將來要成戰區，及重要的後方地方都應當普遍的切實的做起來。這樣一方面可減少青年失業流離的危機，更可切實的培養起有用的義勇軍力量。要是地方已淪爲戰區，再作義勇軍的活動，有些緩不濟急。過去的山東韓某就不准在他的行政權

所及的地方作義勇軍的活動。已被敵人攻陷的地方，他無力統治了，也是他允許義勇軍活動的範圍。試想，像義勇軍這樣繁重持久的工作，早着手，還恐怕沒效力，已經陷的地方始允許民衆去作不是有意毀壞自己的力量麼？更有些不肯的地方官吏，以組織義勇軍爲自己作官的工具，在他統治的地方，號召人民組織起來自衛。及至人民的自衛組織成立，他就改變成自己支配下的軍隊，當做旅長團長的禮品，帶着開走。豈不知農民的地方觀念很強，你帶着走，他們就逃散，以至散到無人。山東有些地方官都會這樣的欺騙過民衆，結果落得衆叛親離一場空，增加後來作義勇軍活動的困難極大。像這樣的不肯官吏，最高當局應加以嚴厲制裁和禁止。更在活動義勇軍時，很容易發生頭緒紛亂的怪現象。往往有一個地方初有義勇軍的活動，來投頭的人接連不斷。主持地方義勇軍活動的人如有頭腦，魄力堅

強者，請將目標除去，到沒什麼問題。才能稍差的人。常因受不了接頭者囉嗦，自己灰心喪氣，爲減少意外麻煩，便不願再作下去。狡猾者流，又易借這種機會，做自己的迷夢。甲來收容，他也允許，乙給接濟，他也接受。結果那一個對他的利益大，他投到那一個的懷裏。流弊所及，他只問眼前的利益大小，不問永久的利害，即是敵人收買他，他也可以跑去幹。解決這個困難，較之前述的一切容易些，只要在上者能統一義勇軍的組織工作和指揮工作，類似上述的怪狀或可減少些。將這些問題，這些困難都解決了，做得到，義勇的活動才有用。不然高呼幾聲口號，虛發幾道命令，人民自人民，理論或者法令自理論法令。在農民的財產生活感受不到威脅時，組織他們不是一件容易事。組織成功後，要變地方武力爲國家武力更不是一件容易事。當前的許多重要而困難的問題，多破口號叫的稀鬆而平常，在實際工作中可不是這樣的。

從戰爭中所得之利益與中國應付戰爭的能力

(政論文選之一)

馬寅初

此次中日戰爭，人力物力雖損失不少，而精神上與思想上都得益不少，此外中國在經濟上應付戰爭的能力亦可提出兩點爲之證明請分別述之。

一、中日戰爭對中國之利益

此次中日戰爭何以於中國有利，可說均屬心理的，因物質方面受此次戰爭之破壞，損失甚大，決無所謂利益，所得利益，乃一種思想一種精神，舉犖大者，約有兩端。

甲，促進中國之團結：中國內部數十年來，均

甚散漫，未能同一中心思想，無從堅其信念，自對日全面抗戰開始後，人人始覺有一個對手，一致團結對付敵人，將數十年來內部分裂之勢，一旦消失，過去種種謬誤之觀念，一掃而空，誠可謂不可求者。

乙，依賴上海仰之失墜：上海爲中國惟一通商大埠，亦爲世界有數之商埠，高樓大廈，奔入雲霄，工廠林立，人物輻湊，經濟繁榮，遠於頂點。外人之在上海觀光者，倘不深入內地考察，中國儼然似一現代之工商國家，若一入內地則農民之生活

，猶是五十年前或百年前之舊態，兩相對照，不啻雲泥。何以國民經濟之發展，如此畸形？皆因國人信賴上海之深，以為上海有外國勢力之保障，決無敢加以破壞，故富有之人，無不樂意將其資金集中上海。上海因此日益繁榮，國人資金之集中上海，亦日多。做生意買地皮，開工廠，無不視為安全可靠，因果循環，不知所止。實則僅此區區上海一埠，何能消納此鉅量資金，遂使握有資金者，轉移於投機一途。公債標金地產均為投機最好之目的物，投機之結果，失敗者固然傾家蕩產，成功者則立致富，故此種投機無異大規模之賭博，因投機富有獲利之希望，擁有資金者對尋常投資所得一分二分之利益，皆不屑一顧，當且不惜以高利吸收他人之資金用作投機。致使市場利率高騰，不但不願向內地投資，即內地之資金亦悉於上海之高利源源流出。農村金融，益感枯竭。因此上海資金愈集愈多，內地人民則愈久愈窮，雖經學者之呼籲，政府之鼓勵，資金不可再向上海集中，必須使之流回內地，皆置若罔聞，不料此次中日戰起，上海華界財產固損失殆盡，即租界投資損失，亦不可勝計，人人始覺悟向日所視為最安全可靠之地區，乃一變而為最不安全最不可靠之地區，始謀移動其殘餘資金，線藏內地，向日學者之宣傳，政府之命令，所不能奏效者，實此無情之炮火一舉而立奏奇功，此非中國之利益而何。

以為將來中日最安全投資之所，並不希望攻佔江浙各地。實則中日問題一日不解決，華人資金決不敢再向上海流注，故此大中日戰爭雖經日本將上海開北，南市，燒燬，夢想以為將來建設租界之基礎，俱吾人決無人敢，亦無人肯再投資於此地。

至於上海資金如何可以流入內地，本屬易事。現在上海華人有活期存款三十萬萬元，提款辦法已經政府限制，三百元以上，一個月內祇准提取百分之五，即萬元之存款，祇能提取五百元。其存款數目在一萬元以上者，無論十萬，百萬，每月最多祇能提取六百元，以備日常之用，故有甚多餘資，可供內地投放。即現在移投重慶一處者，已有二千萬元左右，將來必能源源流入。四川地大，民庶物阜，倘經官民之努力建設，將來足抵日本一國之富力，其有益於抗戰前途者至大。

二、中國應付戰爭之能力

中日未戰之先，吾人或有顧慮，以為中國物資缺乏，倘貿然開戰，政府財政收入大減，一般物價騰貴，法幣匯價恐難維持，若果如此，其勢必敗，故頗慮甚多。乃自開戰迄今，為時已達五六個月，法幣匯價，屹然未動，一般物價，除舶來品外，未見高漲，政府財政仍可維持。故知國際戰爭，決非待金融財政事前有萬金之預算而後發動。若必持有萬金之預算而後行動，世界上恐無此一國，雖富如美國，亦不可能，戰爭之勃發，每由於某種之衝動戰起以後，始隨戰事之進展情形，以求物資之適合。中國政府財政雖艱，發行救國公債五萬萬元亦不算多，中國內地人民與公債向少密切關係，竟有不知公債為何物者，故不能多發。但我政府猶能應付裕如，可見應付戰爭，不盡在國內之籌算，亦有賴國外之助力。况我為正義而戰，自能得天下人之多助，試就物價法幣二點述之於下：

甲、物價人人以為必高，即就四川論，在蜀人未到四川之前，人人以為四川去不得，米每担四十元，似屬可驚，不知重慶之斗大於江浙二三倍，一經打算，不可謂貴，他若川福每角可買二十個，豬肉每元四斤，牛肉每元六斤，皆較江浙廉賤多矣，安見其為貴乎？故知耳聞，不如目見，反觀日本，據報紙所載，則騰貴甚遠，亦足證我國應付戰爭之能力，實強於日本，惟其原因，可得二點：一為政府應付得宜，一因我為農業國，衣食必需物品到處可得自足之程度，至於洋貨價格確已騰貴，無可諱言，然此種貴價之洋貨，大半多非必需品，於人民生活不生大影響，同時可與中國工業以發展之機會，中國今日少數新興工業試一溯其發展之因，無不由於對外關係，如成績最著之紗廠，即由於歐戰，因歐戰時，各國工廠皆自顧不暇，並無餘力顧及中國市場，華商紗廠因能乘機而起，卒成今日最大之國貨工業，國貨捲煙業之勃興，則在五卅慘案發生後國人羣起抵制英美烟公司之出品，國貨烟草公司，遂有多家興起，他如洋傘，牙刷，牙粉，襪，等小規模之工業，亦每由於抵制日貨，始得乘機興起，奠其基礎，現在日本在華紗廠大部均已毀滅，他國貨物亦不易運進內地，正為我國發展工業之絕好機會，不可不勉，要之我國今日一般農產物價，不因戰爭而騰貴，即可證明足有餘力應付戰爭，至於洋貨價格雖然騰貴，既對國民生活無大影響，而國貨工業則大有發展之機會，實利多而害少，反觀日本，其情形之惡劣遠在吾國之上，其國民因物價之騰

貴而起紛擾者，時有所聞，使其繼續向中國侵略，前途如何，正未可知。

乙，中國法幣政策施行以前，貨幣制度可稱銀本位制，即以銀本位幣為法幣，鈔票則非法幣，不過為銀幣之代表物，人民不信鈔票者，可持票向發行銀行請求兌換銀本位幣，銀行有兌換之義務，不可拒絕，今則以鈔票為法幣，銀行不負兌現之義務，在銀本位制時期鈔票不兌現，幣價立跌，今法幣不兌現，試問如何可以維持其價值乎？曰可兌外匯，因昔日以現銀為鈔票之準備，故必以現銀兌換鈔票，今乃以外匯為法幣之準備，有法幣者可按法定價格購買外匯，外匯價格不變，法幣價值亦能維持不墜，銀幣與外匯雖同為紙幣之準備，其作用則不同，其于中國戰時之利害尤然不同，例如昔日發鈔十萬萬元，現銀準備五萬萬元，倘市面鈔票有五萬萬元突向銀行兌現，現銀準備立時告罄，其餘五萬萬元鈔票，皆將無現可兌，勢成廢紙，價值必跌，在平時此種兌現情形或不易有，一有戰爭之風聲，或戰爭突發，人民持鈔兌現者，必甚擁擠，銀行決難應付，倘鈔票忽然停兌，價值跌落，人心惶惶，不可終日，政府豈尚有抗戰能力乎？故中國銀本位制度決不是應付戰爭之需要，今國內買賣皆用紙幣，現銀則集中政府轉送海外購買黃金，或英美貨幣，分存紐約及倫敦，作為法幣之準備，規定法幣對英美貨幣之匯率，如每法幣百元等於美幣二十九元半，每法幣一元等於英幣一先令二便士半，政府有盡量供給外匯之義務，如此，法幣對內雖不兌現，而無跌價之虞，亦不虞流通之阻滯，例如鄉民以十元付給小店，小米店以之轉付大米店，大米店存

入錢莊，錢莊可以電匯上海，購買外匯，上海中央銀行即按法定匯價，照數賣出，雖因匯兌上供需關係，匯率或稍有上落，要以法定平價為中心，相差甚微，無礙法幣之價值，故法幣能在國內流通無阻，惟按一般準備法則，凡準備金額必少於發行數額，故法幣準備（即外匯基金）勢必少於法幣之總額，僅及總額之數成，倘人民以大量法幣購買外匯，則基金亦易竭竭，豈不危險，此不但於中國為然，即為各國亦莫不皆然，政府有鑒及此，故於滬戰發生後，即公布限制各銀行存款提款辦法，每月按月至多以六百元為限，儲蓄各戶家庭開支，自不至有移購外匯，資本外逃之弊，外匯基金亦不至減少，漢奸無從搗亂，近來購買外匯者甚多，尤以購買港紙者為更多，希望再以港幣購買美匯，故政府於二十七年一月又統制匯兌，凡欲購買外匯者，政府必須詢明其用途，如買機器或書籍等，認為必需者，經財部核准，方可購得外匯，倘買新式汽車，認為不急之需，則拒絕賣出，資金無從逃出，即敵人亦無從搗亂，因敵人縱收集中國法幣九千萬萬元，設法向中央銀行請購外匯，決難證明其合理之用途也，故開戰至今，中國外匯迄今屹然不動，法幣價值維持不墜，到處流通者，此為要因，此即我政府法幣政策應付戰爭能力之表現，雖然統制外匯之後，國內資金雖不易逃於國內，而國外資金亦不願投入於國內，因恐投入之後，不易流出也，但在戰爭時期投入者必少，流出者必多，故統制仍有利也，反觀日本自開戰以後，日幣對外匯價日落，由此更足證中國幣制強於日本，故中國繼續抗戰，日幣對外匯價必日小，其經濟崩潰之象微亦日益顯著。

惟於此法幣能力之維持，不可忘却外國之助力。蓋我之法幣僅能對內流通，對外國即不能通用。倘購買外國物品，非用外幣不可，人民之購用外貨，既經政府限制，固可無虞，然政府軍需浩繁。一部份軍火須向外國購買，亦須動用外匯基金，則基金早已告罄，今不動用基金，而軍火之供給能源源不絕者，因外國願與我或貸款與我也此其一。美國穩定銀價，維持我法幣之匯率，厥功亦不淺。因美國握有世界黃金三分之二，白銀產額之最大部份，亦握於美國人手中，遂有操縱世界金銀價格之能力。例如市上之米，被一米商壟斷，則米價之高低可由其一人決定，彼欲高則高，欲低則低，平民惟有仰其鼻息，無可奈何，今美國斷世界金銀市場，情形已復類此。三年前，因美國收買白銀，提高銀價，中國之白銀源源外流，日本人更從中取利，致我之銀本位幣無法維持，迫而採取法幣政策。倘今日美國壓低銀價，使其市價低於我國之法幣匯價，世界白銀反要大量流入中國，予日本人多一搗亂機會，例如我銀幣百元重疊成色相等之白銀，在紐約價值美金二十元，運至中國送向中央銀行兌換法幣百元，再以百元法幣購買美匯二十九元半，此人每百元可獲九元半之利益，白銀有不源源向中國流入乎？中國法幣匯率能永遠維持二十九元半之標準乎？日本人有不乘機搗亂乎？今美國不盡用其權力，使世界白銀之價值與我法幣之匯率相去不遠，亦足助我法幣匯率之安定。故吾人雖未見美國對中國如何出力，不知其穩定世界銀價即予我以一大助力也。故今日吾國法幣匯率維持不墜，雖為政府努力之成績，而外人之助力，亦不可忽焉。

智識份子的逃亡和利用

執斧

戰事發生，學校不能幹了，職業不能繼續了，家鄉也因戰區的擴大不能住下去。隨着戰事的擴大，智識份子失業失業，家破逃亡者日多。逃亡的智識份子向政府要求工作，首都失陷以後的武漢成了戰區逃來智識份子的集中地。他們流亡街頭，無家可歸，甚至生活發生問題，向政府要求工作，要求救濟。地方政府不能滿足他們的要求，他們跑來中央，中央政府不能滿足，他們另找其他能夠滿足自己要求的特殊地帶，武漢，陝北，晉南，徐州都成了智識份子奔逃的目的地。軍政當局雖然開辦幾個訓練班，收容失業失業青年，其效果也只是收容，而對智識份子的才能長處能充分利用的很少。智識份子受這樣的訓練等於混飯，政府這樣辦等於養閒人。雙方的損失都很大，而智識份子內心的煩悶，痛苦，真憤慨更不可名言。這都不是辦法，智識份子逃亡不是辦法，政府對逃亡的智識份子無計劃的收容更不是辦法。

怎麼說智識份子逃亡不是辦法呢？此次抗戰須全民的長期鬥爭，始能獲得最後勝利。所謂全民的長期的即是以持久的鬥爭處處抵抗敵人，消耗敵人的力量。處處抵抗敵人，即是不讓敵人付重大代價的走進來，更不能讓敵人在佔領地安然統治下去。這須要人人能抵抗敵人，處處成爲抵抗敵人的堡壘。我國大多數的人是農民，因智識低下，須給政治教育，啓發其國家觀念民族意識，養成抗拒敵人的戰士。這工作有得於地方上的智識份子担負起努力去做。而且當地的智識份子，在住在地作宣傳民衆，組織民衆的工作，因風土人情關係，收效較易。

如果智識份子未等敵人來到，就預先逃去，剩下些懸家守土的農民大眾，徒便利敵人的統治。因爲農民，尤其是黃河流域一帶的農民守分安命的觀念極深，他們抱着誰來便爲誰的主意，只要田地能夠耕種，家產能够保存，他們是不管在上者是日本人或者中國人，可以很安然的服從下去。久而久之，這要被敵人麻醉愚弄的危險，對於中華民族的前途爲害甚大。在歷史上國家智識份子逃亡，使異族統治得安然維持下去的事例很多。中古時代的西晉，亡後，中原爲匈奴，鮮卑等五種羌胡統治了一百多年，不能克服。就因爲西晉亡國懷帝愍帝被擄，胡人入據中原，中原的大族學家渡江南遷，無力遷徙的農民，失掉智識份子的領導，任憑胡人宰割，也不知反抗，也沒有方法反抗，使大好的中原國土，在異族統治下一百多年不能恢復，就是爲的有領導農民才能地位的智識份子逃亡了。在中日戰爭中，如果所有戰區的智識份子都跑淨光，淪陷在敵人鐵蹄下的土地和人民還堪設想麼？智識份子不應當逃亡，要作民衆的中堅，領導民衆作反抗敵人破壞敵人的活動。已陷於戰區，和接近戰區的智識份子未逃的不要再逃，要因利乘便的幹起抗敵的工作。已經逃出來，希望受些切實訓練，生法轉回去，在戰區作些工作，呼應整個的抗敵活動。

其次談到智識份子的利用問題，有些作法，簡直是哄弄青年，畫出餅來，沒法使青年充飢。整個國土失了半壁，而且是精華所在，也是大多數智識份子的寄生地。地方淪陷了，智識份子都逃出來，數量之多總要佔全國智識份子的半數。這羣失業失業的青年智識羣中，什麼樣的才幹沒有，什麼樣的

技術沒有。政府對這些人的辦法不是因才施用，只是東開一個訓練班西開一個訓練班，訓練的期間少則一月多則半年。訓練滿期後，不是分派政訓工作，就是下鄉指導民衆活動。這一些人中不是專門人才，受訓過後派去作指定的工作，還沒有什麼問題。內中大批專門人才，如土木工程人才，水利人才，醫治人才，機械人才，電器人才等等，一古腦兒令彼等受訓，作政訓或宣傳工作，試問這不是糟蹋人才，耗費人力麼？據已經行的辦法，有專門人才登記，試問登記以後，因才被錄用的有幾人呢？要知道現在智識份子跑出來，最不易的是要飯吃，最大部份都是找飯身國家的工作做。只要使青年們的智力有地方使用，熱情有地方發揮，他們便心滿意足了。決不是想求什麼高官厚祿，肥缺美位的。因抗戰的需要，需用人才的方面很多，對這些失業失業而有特殊技能的人才應統籌利用，勿棄置不管，或者管而不能善加利用，使成就的人才成了廢人，固然是社會國家的損失。使大多數青年沒有獻身國家的機會，其遺害更不堪設想。

政論叢書

闡述歷史上的民族鬥爭
指示當前抗戰的方向
中國民族戰史
不日出版

陶希聖等撰述

日本的歧路

(政論文選之二)

陶希聖

一月十六日，日本政府發表一個聲明書，隨後政府發言人和近衛自己的談話，幾於每天都有一次，最近議會裏面民政黨及各黨的質問，很叫近衛內閣爲難，日本政府於一月二十四日又說出四個要點。這些談話聲明乃至於質問和解答，總括起來看看，可以表示日本政府對中國的政策，是混亂，是動搖，是自相矛盾。

一 基本的矛盾

在許多的矛盾的裏面，日本政府現在正陷於一個基本的矛盾之中。這個基本矛盾是什麼？矛盾的一面是日本對英美的緩和。一面是日本對中國國民政府內強硬，這兩點是互爲矛盾的。

日本爲什麼要對英美緩和呢？我在一月四日發表的「國際形勢的變與不變」裏面，說出日本在英美的合作之下，不得不對英美緩和。因爲英美的合作，在太平洋上使日本陷於孤立。英國在歐洲緩和德義尤其其是德國，又使日本很不容易得來的防共同盟國和日本分離，日本沒有打盡世界的決心和能力，只有對英美求緩和了。

對英美求緩和，便難於對國民政府強硬，爲什麼呢。國民政府與英美的經濟關係是很密切的。美國在中國投資，據赫爾發表的信札，有二百萬萬美元。英國與中國的關係，別的不說，只是南部的鐵路，法幣制度，就是中國可以抗日的經濟命脈。日本兩三年來打壞法幣制度的企圖，迄未停止。華北的自治運動以及蘆溝橋事件本身的動機，一大部分是爲了破壞法幣的。日本今後對國民政府要打倒底，不可避免的，要打破法幣制度，其方法是在天津

上海以後，使偽中央準備銀行混亂法幣，再將中國的津滬江海稅關，減低日貨的稅率，把中國的貿易均衡，不能再建，日本要打到底，又必須打盡國民政府的根據地，以前一二八時代，國民政府的經濟根據地是在上海，所以上海被圍以後，國民政府就不得不屈服，現在國民政府的經濟根據地是內地，而國際通路在西南，日本如打內地即長江腹部，如打斷西南的通路，他正打着了英美的經濟利益，尤其是英國的經濟利益。

在這一點上，日本要打國民政府，而緩和英美，是自相矛盾的政策，打國民政府就打着了英美，緩和英美就不能打國民政府了，這個矛盾，決不是一紙聲明書能够解決的。

二 其餘的矛盾

在日本國內，這基本的矛盾，反映的陸軍與海軍兩方政策的差異，陸軍的南下政策，要打英國的東方海上利益，末次內相在御前會議以前的狂言，就是南下政策的表現，反之，陸軍是主張北進的，如今陸軍的北進政策已經完成了夢想，陸軍已經佔領了他想要佔領的中國北部內蒙冀魯晉，在陸軍一定要想取其所得，再不願因海軍的南下，而把他們陷入第二度的難關。所以日本陸軍的政策改爲緩和，而海軍的南下企圖在御前會議裏面被抑制下去了。這基本矛盾，在日本國內又反映爲資本家與軍閥的衝突，東四省的取得，在日本資本家看來，已經是個負擔，不是利潤，如今二十六萬萬又去了，並沒有把中國屈服下來。所以日本資本家的代官人在議會裏，以過度的高調宣稱軍部，說他不能完成

使命，倘如再戰，資本家又要再籌四十萬萬的經費。而四十萬萬的作用，正在於打破英美在中國的利益，惹起四十萬萬也不能收拾的國際嚴重局面，因此，政黨想乘此時機，拿外交來壓軍事，如果軍部的軍事侵略，受了英美合作的壓制，即是說，日本的政黨可以壓制軍部了。

三 解決矛盾的不可能

緩和英美，在日本國內，是政黨打擊軍部，陸軍抑制海軍，緩和英美，在日本對付中國國民政府，是一個不能實現的政策，這個矛盾好比天枰的兩個錘子，緩和英美的一端如果重了，其結果日本必緩和國民政府，如果打倒國民政府的一端重了，其結果日本必打了英美尤其打了英國。

現在正是日政府的天枰的兩端都重了，要把天枰的橫樑打斷而仍然不能得到定點的時候，所以每天都會看見他的發言混亂，爭辯無體，在近衛內閣也想到一個解決矛盾的方法，即樹立中國新政權，假如所謂中國新政權可以立刻強盛到能够打擊國民政府的程度，日本政策的矛盾，就勉強可以得到解決，可是日本的願望很難實現，第一，這個新政權并不能對抗英美，因爲新政權的對於國際是無效的，第二，這個新政權決沒有控制中國的力量，也不能打破國民政府的控制，如要他控制中國，仍舊要日本再增兵，再深入，換句話說，日本還是要打了英美才行。

在這個英美軸心的世界外交局面裏，日本對於中國，除了樹立新政權一條不好走的路以外，仍只有撤兵官和的一條路，我們只看他的政治家是不是有指導和控制軍人的能力。